

## 04 中横开拓工程 蒋经国的代表作



不说已知  
只说未知

蒋经国晚年以苦干实干闻名,在台湾政坛拥有相当好的名声。但是来台初期,蒋经国以“太子”身份穿梭于台湾政坛,加上执掌情报机构,给人留下特务头子的神秘印象,并且有不少风流韵事在民间流传,许多较为隐蔽的招待所,据说都是蒋经国消磨夜间时光,或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私密去处,不过蒋经国行踪诡秘,经常更换居所,因此他的行踪人们难以猜测。

在政治上,虽然蒋介石刻意培养“蒋太子”执掌“党政军特”与“青年”工作,但他的接班之路不是一帆风顺。陈诚等旧臣宿将对蒋经国虎视眈眈,而他与宋美龄的亲族间的派系矛盾,更使其腹背受敌。加上蒋经国偏好民粹色彩的政治运动,与宋美龄的美式作风差异甚大,摩擦不断。尤其是1957年台湾因“刘自然命案”爆发的大规模反美示威,更被美方直指其是幕后黑手,导致蒋经国最后被迫卸下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”职务,改任“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”长达6年。只是没想到蒋经国虽离开了权力核心,却用基层苦干形象,为后来的蒋经国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当时国民党迁台已近10年,大批跟随蒋介石渡海,却又眼见反攻无望的官兵陆续退伍,如何安置这批人员即成了大问题。蒋经国通过个人影响力,发动退役官兵投入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,以解决他们退伍后的工作问题,同时加速了台湾的建设,做出了一番成绩。在崇山峻岭中修建的中横公路便是蒋经国的代表作。

当时之所以要建中横公路,

除平衡区域发展的考量外,在军事上,1949年后,面对解放军的进攻压力,如何快速迁移部队应变突发情况,成为蒋介石考量的重要问题,兴辟能通行大型车辆的横贯公路,成为台湾当局刻不容缓之事。因此自1951年开始,台湾当局多次派人入山勘探。最后台湾当局决定以日据时期合欢越岭道路为基础,展开符合军援军需求的辟路工程。

中横公路全线都建在断崖深谷间,初期连测量地图都只能用日据时期的军用地图应急,光是行道就格外惊险。尤其是当时台湾工程技术落后,机械不足,只有陆军的开山机、雷管可用。由于修建的公路地段山势险峻,施工人员只能用绳子把人从山顶垂吊在悬崖上装填炸药爆炸开路,再用铁锹除石辟路。再加上台湾的台风、地震、暴雨不断,给修建公路带来很多困难。

美国顾问曾评估,光是在大理石山体打通隧道起码要3年时间,但在蒋经国的号召下,靠着“人定胜天”的精神,各队同时开工,不到1年就打通了隧道,并于1960年5月7日打通呈十字形、横断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,前后历时3年9个月18天。

为快速完成中横公路建设,蒋经国先后两次在深山中勘探路线,长达19天。他拿着手杖翻山越岭,与工作人员同寝共食。在修筑公路期间,他视察大小工地21次。在恶劣的环境中,蒋经国与这批退役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情感,他不但称这批退役官兵为“荣民”,还宣传荣民的毅力和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。这批与蒋经国上山下海的老兵,也成为他毕生最忠诚的支持者。

### 【注释】:

1.全程约348.1千米的中部横贯公路是蒋经国接手政务后的第一项重大民生工程。中横公路主线是以梨山为中心,自太鲁阁穿越中央山脉,连接天祥、文山、西宝、洛韶、慈恩溪、合欢山、福寿山、梨山、青山、谷关、东势至中兴新村,长194.6千米。宜兰支线则是东北行环山、胜光、思源埡口、突棱、四季、土场,再连接宜兰的栖兰与武陵农场;另一条支线由立雾溪与大甲溪的东西分水岭合欢埡口向西南岔出,经樱峰到南投雾社。国民党原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计划兴辟中横公路,但由于经费与测量需求等问题,直到1956年获得美国支持后才正式动工,动员近万人,经费高达新台幣42500多万元。

(摘自《蒋介石后传: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方旭 著)

## 16 沥川在楼下等我



虐心的爱  
残缺的美

“我说话你别难受,到时候你伤心了,别怪我没提醒你。”宁安安说,“别陷得太深。你们两个不可能。”

我没问她为什么,提着我的书包就下楼了。

沥川还在楼下等着我。我们一起往前走,地上有人扔橘子皮,我差点滑倒,被他及时拉住:“小心。”

“我走路老是不看地。”我说。

“我倒是经常看地,我替你看。”他说,“不过,你得一直牵着我的手才行。”

说完这话,他握住我的手,好像要时时照顾我,以防止我摔倒的样子。

“今天我找了个近的位置停车,不用走到校门口。”他指着不远处的一幢红色小楼。

“那是校长的办公室,三个校长的车都停在那里。”我说,“你慢慢走,我先去侦查一下,看你的车被拖走了没有。”

“你去,我在这里歇一会儿。”

学校是园林式设计,到处都有椅子。他找到一个木椅坐下来,脸有些发白。

他是高位截肢,带着假肢走了这么远,怎能不辛苦。我没有离开他,陪他坐下来,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,问他:“要不要喝水?”

他摇头。

坐了片刻,我们又站起来继续走。这时一辆黑色的奔驰车驶过来。等我和沥川一起走到停车场,那辆奔驰车也驶进了停车场。我一眼就看见了沥川的车,然后我用力拧他的手。

“又怎么了?”

“沥川同学,你停车也不找个好地方。你停的是校长的车位。”

“那个位置应当是残障车位吧。”他说。

“这不是美国,同学。”

那辆奔驰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来,似乎在等着我们把车开走,把车位空出来。

我小声说:“沥川,快上车,我们快走。”

来不及了。车门打开了,一个银发老者走出来,他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。

“他是刘校长。”我的手在发抖。

“他是校长,又不是鬼,你怕什么?”沥川牵着我的手,向老者微笑,“刘校长,您好!”

我彻底无语。

“你好,你是?”

“王沥川。这位是我的表妹,谢小秋。大学一年级的学生。”

我红着脸说:“刘校长,您好。”

“小同学,你找我有事吗?”刘校长和气地握了握沥川的手,又握了握我的手。

我无语,用力掐沥川的手心。

“是这样。小秋初来乍到,对学校的生活还没有完全适应。她认为我们大学的设施、制度还有不够完备地方,想向您提点建议。”沥川侃侃而谈,完全不理睬我。

沥川老兄呀,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!

“哦,我们很重视学生对学校的意见,谢同学,你愿意到我办公室里来详谈吗?”

“这个……她比较紧张,还是在这里谈吧。谢同学,你和校长谈,我去把车子倒出来。对不起,刘校长,我只是临时停车。”

“不要急着倒车,这里有多余的车位,我的司机会把车停好的。”校长从容道来,非常有风度。

我结结巴巴地说:“校长,我认为女生宿舍给水时间……太短。一天只来3次水,根本不够用。”

“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。相信下个月就会有新的举措。”

“我是从偏远地区来上学的,学校食堂的就餐标准太高。饭菜价格太贵。我们负担不起。”

“嗯。”校长说,“你表哥看上去很有钱,让他资助你一点。你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。”

“我认为学校奖学金的体制有问题。”我豁出去了。

“体制有问题?”校长眯起了眼睛。

“奖学金应当分成两类,一类是助学金,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学习的。再一类才是奖学金,全凭竞争,以分数定高下。”

“同学,你是哪个系的?”校长问。

“英语系的。”

“那你用英文写个proposal吧。你写,我们开会讨论。讨论的结果我通知你。”校长一直在微笑,“我还有一个会,先告辞了。”

校长走了,沥川站在车门边,抱着胳膊看着我,浅笑。

我咬牙切齿:“王沥川,看我怎么收拾你!”

“你看,你不是说得很好吗?”他继续打趣。

“那个proposal,我根本不会写。”

“你写,我帮你改。我只改措辞,你自己修正语法错误。”

(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)